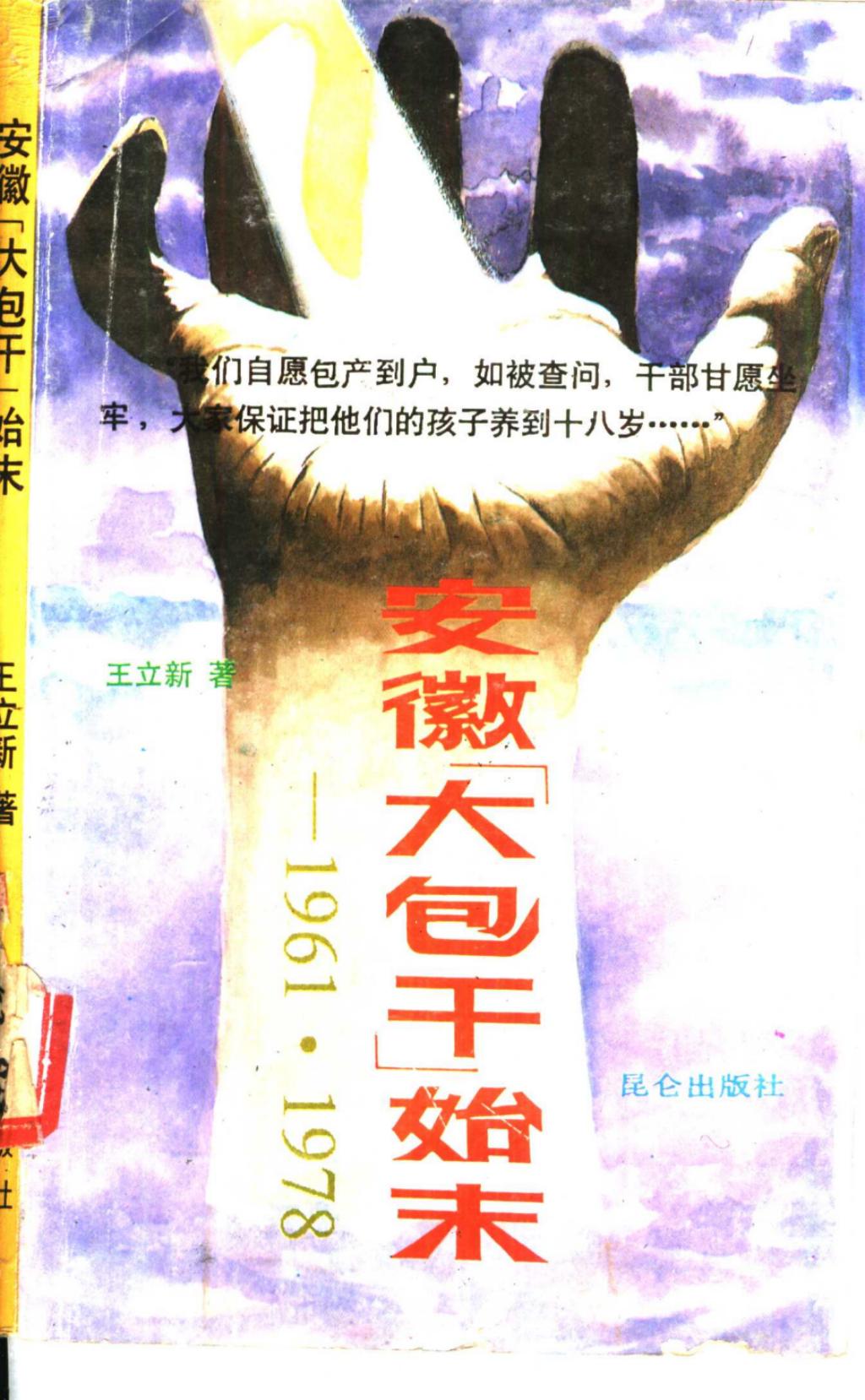


安徽「大包干」始末

王立新著



我们自愿包产到户，如被查问，干部甘愿坐牢，大家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十八岁……”

王立新 著

—1961 · 1978

安徽「大包干」始末

昆仑出版社

安徽“大包干”始末

—1961、1978

王立新 著

昆仑出版社

安徽“大包干”始末
——1961、1978
王立新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 印张 6 · 字数 109,000
1989年12月第1版 ·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80040-145-6 / I · 128
定价：2.60 元

为江淮儿女的创举讴歌

——《安徽“大包干”始末》序言

张文苑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江淮儿女打破人民公社生产管理的“大呼隆”模式，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启了农村经济改革的闸门，带动农业连年丰收，在当代中国进行全面改革的大潮中，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壮举。王立新同志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翔实地记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讴歌了饱经磨难的江淮儿女的革命首创精神及其艰辛历程。作品的感染力很强，许多描述催人泪下，发人深思。可以说，它是“中国潮”征文的又一可喜收获。

王立新同志在报告文学方面的成就，早已为读者瞩目。他的《一个县革委会主任的沉浮》在《昆仑》双月刊发表后，曾被几家报刊转载，受到好评。有独特意义的是，写当代农村人物的沧桑变化，他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其作品取材，基本上都源于河北省农村。这一次，写安徽省农村生活，对他来说是个崭新的课题。能够使他攻破难题、取得出色成绩的动力，来自他对生活的真诚和勇气，对文学的执著追

求。为这部作品，他付出了八个多月的刻苦劳动！他曾说，为了把有关的事件、人物细节搞得准确、清晰，安徽的一些村镇，他不是去过一次两次，而是去过三、四次以上。这种深入地调查研究，注重直接观察、体验生活的扎实作风，不仅使他扩大了视野，充实了素材，更重要的是，他所披阅的大量文书档案资料，由此而活了起来，充满生机，真正成了他建构作品的血肉。以致安徽省的广大读者看了这部作品，以为他是当年那场斗争的目击者、见证人，对作品内容的真实可信，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显然，正是由于作者牢牢地站在了生活土壤里，他敢于直面现实的胆识才格外令人钦佩。对于1958年“大跃进”之后，农村出现的饥馑以至惨不忍睹的“人相食”的严重灾难，他不隐讳，不躲闪；对于毛泽东去世后农民大胆抛弃老概念的束缚，脚踏实地作出的明智选择，他秉笔直书；对于改革起步时，由于因袭老概念出现的阻力、压力，他也毫不留情地一一暴露其根底。使人感到，作品蕴含着一种凛然正气，催动读者去同他一起审视人民命运的坎坷，并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神圣的责任感：要把沉痛的教训作为前进的界碑，让失落的纯正的党性原则得以复归和完善，保证悲惨历史不重演。

本来，自延安时代到建国初期，我们的党性本义里，对人民负责和对上级负责的一致原则，是任人皆知的。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冲击下，党性含义中却只剩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原则。

而这个原则又受到了“个人崇拜”迷雾的污染，带有了浓重的盲目性，以致把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丢得精光。很显然，党性的完整内容被阉割，原则本义被篡改，是招致人民在“大跃进”和十年动乱中长期受难的原因之一。相反，当安徽的领导人依据国情和实际，同农民一起作出明智选择时，又使人看到了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强大活力，完整的党性原则及其本义也重新迸发出了光与热！尽管作者对党性原则在概念的表述上还有值得商榷处，但作品的实际描述，却表明了作者的党性立场是鲜明的，全面的。他通过对一系列事件的深入开掘告诉我们：必须对人民负责，倾听实践的呼声，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可能不断地在深化改革与开放、搞活中推向前进。

安徽农村两度兴起大包干，是我国社会主义曲折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作品的标题是平实的，但含有深意可资回味。是的，六十年代初兴起的“包产到户”夭折了，七十年代末再度兴起却成功了！先后的命运所以不同，归根结蒂，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丢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他去世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此时开始的，是一个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换来的伟大转折。作者颇有尺寸地写出了处于这个转折关头的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第一书记万里同志的作为。

有三笔描述给人印象最深。一是面对旱灾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他下乡调查后提出：“与其抛荒，不如借地给农民。”好一个“借”字！犹如阴云天的闪电，

给在“左”的困惑中看不到希望的安徽农民与干部，照亮了生路，看到了希望。二是当农村出现“包产到户”而文件上却还不允许时。他指示：让人去实践，由实践检验是否正确，但不要宣传、推广。这种富有弹性的审慎方针，使稚嫩的新生事物免遭夭折的厄运，获得了宽松的发育、成长的时间与空间。三是“包产到户”以不可扼制之势在相当范围内兴开之后，遇到来自省内外的压力与批评时，他既勇于承担责任，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又善于明断是非，以平等态度，用同样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阐述真理的做法，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继续发展。作者在这些描述中，展示了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后，党的干部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党和人民群众之间重新构成了信任、融洽、和谐的亲密关系。

还有一点很值得称道，作者对于万里同志的描述，避免了某些作品用高、大、全的字眼给高层领导人头上编织虚幻光圈的毛病，做到了朴实无华。写他在工作中的领导艺术和平易近人本色，是惜墨如金的，包括写省里、县里的其他领导人也一样，遣词用字，以质朴传神为准，不平添美好的形容词。然而，这却使人从他们身上更清晰地看到了改革大时代开拓者的光彩。

令人稍有久违之感的是，作者以极大的热忱描写了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早在六十年代初提出搞“责任田”的刘寿兰，过了近二十年又指明唯有“包产到户”是出路的关庭珠等以及带头推广“家庭承包责任制

制”的朱正启，他们都是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的老农民，有资格仲裁、评说历史的是非功过。如实地记述他们在改革关头的位置和作用，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党的基层干部敢于带领农民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正是从他们身上和历史教训中汲取力量做出正确抉择的。作者对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凤阳县马湖公社党委书记詹绍周以及来安县干部张家法等人的记述，实实在在，真切自然，展现了他们和农民相依为命、有胆有识、忠诚负责的高尚品德，使人难忘。

相比之下，对于早已文泛传为佳话的小岗生产队严宏昌等18位农民按手印宣誓闯开“包产到户”大门的事迹，作者没有多用笔墨渲染，使人觉得避免了重复，而对极力压制他们的公社党委书记的足迹，追踪细写，倒觉得新鲜，耐人寻味。作者没有把他简单化，更无意丑化他，是入木三分地揭示他所以要把“包产到户”扼杀在襁褓里，有严峻的历史根据。这就是这位同志说的：推行过“三自一包”的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还不是活活折腾死了！你小岗……还能有刘少奇的本事？！”显然，他的论据是充满辛酸血泪的，其代表性是强有力的。这从历史深度上烘托了江淮儿女改革起步的艰难、悲壮及其划时代的意义。

这部作品，也有材料堆砌过多之嫌。在当前的报告文学中，可以说这是一种“常见病”。一部报告文学应该是某一特定史实的忠实记录，也是一部用散文语言写的叙事诗，力求艺术形式的尽可能完美。把研究事物过程中的所有素材放进叙述过程，必然就会枝枝

蔓蔓，叠床架屋，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散文大师孙犁同志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认为，报告文学可以有多样的形式，“但它最高的理想，是含有凝重的艺术概括力。”王立新同志这部作品，尽管在他的创作路程上是重要的一步，但未来的路更长。相信他会在这个新台阶上总结经验，迈出新的步伐，从今后辛勤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概括力，写出更精彩的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新作品。

1989年春节·北京

目 次

为江淮儿女的创举讴歌

张文苑

——《安徽“大包干”始末》序言

序 葬礼进行曲

——1976：中国向何处去

第一章 危难之秋

——1978：安徽大旱荒

第二章 先驱者的启迪

——1961：安徽“责任田”

第三章 迫不得已的抉择

——省委六条：摆脱困境的突破

第四章 冒险的实验

——肥西：历尽艰辛的“包产到户”

第五章 从昔阳到凤阳

——小岗：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

第六章 悲剧不会重演

——1980：安徽大洪灾

终 “大倒退”——大腾跃

——“包产到户”：一座历史的丰碑

序 葬礼进行曲

——1976：中国向何处去

1 公元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全国的新闻广播全部中断，反复宣读那份《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这份讣告的每句话都象强大的冲击波，洞穿着每个人的心。天安门广场垂下半旗，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登了镶着黑框的毛泽东遗像，沉重的哀乐弥漫了共和国的天空……人们千百次地见过死亡，但是似乎谁也不曾想到悲剧会降临到毛泽东主席的头上。人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悲痛如潮，华夏欲倾。

中国共产党哭了！

中华民族哭了！

奔涌的黄河、呼啸的长江也在嚎啕。

是的，作为大自然赋予的人生，毛泽东走完了他曲折、复杂而伟大的全部行程；作为历史选择的领袖，毛泽东曾是人们信念的支柱。而一旦失去，人们便感到这是多么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国葬。在同一个年度里，周恩来、朱德先他而去了，葬礼三部曲似乎使人们的绝望情绪达到了顶点。

哀乐又回响起来了！

它象普天而降的暴风雪席卷了全国各地，到处是凭吊的灵堂，到处是祭奠的白花。天安门城楼失去了眩目的光泽，变得雕塑一般凝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检阅红卫兵，这里的每根廊柱都印下了他的面容，这里的每块红砖都倾听过他的声音。而今，这一切都成了历史沉痛的记忆。

上午九时，追悼大会开始。正是阳光从东方大地上冉冉升起的时刻，而亚洲的中华古国却是一个悼念太阳陨落的盛大祭坛。

大地在震颤。

人流在呜咽。

奔驰的列车减缓了速度，拉响了凄厉的汽笛……

九月，正是金秋时节。然而，中国人民却收获得很少很少，失去得很多很多，这个似乎亘古未有的灾难时刻，将镂骨铭心地镌刻在风云变幻的新中国编年史中。

2 历史的车轮没有因为巨人的逝去而减缓它的速度。从悲痛中渐渐平静下来的人们，开始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

失去了毛泽东，谁来领导中国？

中国将向何处去？

全世界的政治家们，也都把疑虑的目光，投向了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投向了如何启动新的历史车轮的毛泽东以后的岁月……

第一章 危 难 之 秋

——1978：安徽大旱荒

血 火 大 地

1 现在，让我们把文学摄像机，对准1978年的共和国东南一片苦难的大地。

土地龟裂了。

花朵凋零了。

败叶飘落了。

田野间一片焦黄。

广袤的地平线上，不再见惬意的绿影，不再闻稻谷的芳馨。

安徽地处江淮之间，大江入海，淮河东走，大别山群峰立峭壁于西墙，皖南翠岭挺奇秀于南壁，历来是片丰腴神奇之地。

然而，百年一遇的特大旱荒正疯狂地焚烧着困顿的安徽，被文人墨客吟咏为“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和“两岸垂柳淡如烟”的淮河十三万九千平方公里土地，正被炙热的烈日燃为一片焦土。

2 “祸之大，莫过于水；祸之烈，莫过于旱。”在这个生息着我们人类的地球上，旱象尤以非洲为甚。

1972年至1974年，旱象裹挟了位于撒哈拉大沙漠南缘的国家。在塞内加尔、尼日尔、马里、几内亚比绍和上沃尔特，被饿死和被渴死的人口竟达数十万，有300多万头牲畜因干旱缺水而亡毙。未过十年，旱象再次袭击了该地区，1980年至1981年长两年中，竟未落一滴雨丝，水井干涸，河流枯竭，湖泊见底，从埃塞俄比亚到乌干达到苏丹之间的广阔地区，田园凋敝，壤质变白……

“这场悲剧实在令人吃惊！”当时，许多报刊都用这惊诧的字眼儿，焦灼地写道，“有多少人被饿死、被渴死？甚至让人想起来都害怕。在那里，一些人的悲剧再也不能感动别人，因为饥饿和死亡正严酷地威胁着每一个人……”

旱灾对人类的生存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自古以来，了解和拯救自身的命运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之一。人们早就梦想有那么一天能摆脱天灾的纠缠。越想解脱灾难，越是信奉神灵。上帝呢？装聋作哑，不给大地一点恩泽，人们便反转过来责怪自己得罪了上苍，虔诚地祈祷，燃起遍地香烛……

上帝，你究竟寄居何处……

3 旱象，没有“忘却”亚洲。而亚洲东部的中国安徽似乎格外被旱魔垂青。

1934 年安徽大旱，持续了 80 天。

1966 年安徽大旱，持续了 120 天。

最长的一次恐怕要上溯到公元 1856 年，即是清朝咸丰元年，从春到秋（相当于阴历 3 月至 9 月）未雨，饿殍遍野，“数百里尽赤”……

然而，这三次大旱较之 1978 年的大旱，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如实叙来，惊心动魄。

这次特大干旱始于 1977 年少雪的冬天，当地人称之为“暖冬”。到了翌年春天，“暖冬”便成了流火的前奏。3 月旱象初露端倪，8 月旱象开始笼罩安徽全境。到了 9 月初，大旱已持续了 6 个多月。江淮丘陵区和皖南山区，早、中稻严重减产，大片晚稻无法插秧，大秋作物枯死。滁县地区大面积黄豆、玉米等晚秋作物欠收。该地区有 3000 多个生产队，人畜用水已相当困难，部分生产队人口外流。芜湖地区河流池塘全部干涸，水库亮底。广德县 22 万亩晚稻，有 18 万亩受旱。禾苗已枯死 92000 亩。天上飞的鸟雀，因干渴坠地而死，山上奔跑的野兔和河塘中的龟鳖因干旱而亡。安徽省会合肥市平均气温在 32—36℃ 之间，街旁树木凋落飘零，一派肃杀之状。

江河在绝望地呻吟……

全省除长江、淮河，绝大多数河川断流。长江流量也在明显减少，水位比往年低 1—2 米。全省十大水库（含淮河上游五大水库）储量只有 23 亿立方，比往年减少 28 亿立方。全省少插秧 360 万亩，即使

按亩产 400 斤计算，也将少收稻谷 14 亿斤。定远、凤阳、嘉山、肥东等县的丘陵区，不少社队无水饮用，要靠省军区、驻地野战军、省地县直各部门派出的 100 多辆卡车运送饮水维持生计。

风魔也趁虚而入……

受旱以来，连刮了三次干热风：第一次是在 4 月，正当小麦灌浆，刮了 10 天，温度高达 34℃；第二次是在 6 月，正当早稻扬花，刮了 15 天，持续高温 40—41℃；第三次是在立秋前后，刮了 20 天，水分急剧蒸发……

瘟疫亦开始蔓延……

因为饮用塘水，菌痢、副伤寒、乙型脑炎、传染性肝炎、肠胃炎等 10 多种疾病接踵而至，光池州地区发病者就高达 74700 人，比往年发病率上升了 42%。徽州地区 6 月至 8 月的肝炎病患者比往年上升了 79%。嘉山县涝口公社扬港大队哲东生产队 20 户人家，120 口人，有 14 户生病，劳动力减去了 1/3。已绝种的霍乱症也开始复萌，6 月份已波及到当涂、芜湖、天长等 12 个县市。旱象持续，还会出现麻疹、流脑、出血热、浮肿、夜盲和青紫症等疾病……

省委提出了“倾家荡产，奋力抗旱”的号召，全省上下投入了急如星火的抗旱斗争，省委和省革委机关每天组织 4 万多劳动力赶赴抗旱救灾第一线，除马鞍山钢铁厂、铜陵铜矿、两淮煤矿等重工业企业外，大多数企业已停电让路。抗旱用电从 33 万瓩猛增到 47 万瓩，拖欠电费高达 9800 万元。由于长期抗旱费用